

默存

錢鍾書集

七綴集

錢鍾書集

七綴集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聯書店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七綴集/錢鍾書著. - 北京: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,
2001.1

(錢鍾書集)

ISBN 7-108-01122-0

I. 七… II. 錢… III. 社會科學-雜文集
IV. C539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98)第 05040 號

責任編輯 馮金紅

裝幀設計 陸智昌

出版發行 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(北京市東城區美術館東街 22 號)

郵 編 100010

經 銷 新華書店

印 刷 北京新華印刷廠

版 次 2001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開 本 635×960 毫米 1/16 印張 14.375

字 數 130 千字

印 數 0,001-4,500 冊

定 價 29.00 元

出版說明

錢鍾書先生（一九一〇——一九九八年）是當代中國著名的學者、作家。他的著作，如廣為傳播的《談藝錄》、《管錐編》、《圍城》等等，均已成為二十世紀重要的學術和文學經典。為了比較全面地呈現錢鍾書先生的學術思想和文學成就，便於讀者的研究和學習，經作者授權，三聯書店組織力量編輯了這套《錢鍾書集》。

《錢鍾書集》包括下列十種：

《談藝錄》、《管錐編》、《宋詩選註》、《七綴集》、《圍城》、《人·獸·鬼》、《寫在人生邊上》、《寫在人生邊上的邊上》、《石語》、《槐聚詩存》。

這些著作中，凡已正式出版的，我們均據錢鍾書先生在自存本上的修改作了校訂。其中，《談藝錄》、《管錐編》出版後，錢先生曾作過多次修改補訂。由於種種原因，後來多次再版重印時，這些修改補訂都未能排入原書正文，祇是綴於各書的卷尾，讀者閱讀時頗感不便。此次結集，我們根據錢先生的意願，對這幾部書進行整理，將各次補訂部分全部排入相應正文。另外，我們還訂正了少量明顯的錯訛。而作者的原序、原譯名、原用字等，為了保持歷史原貌，一般不作更動。

《錢鍾書集》由錢鍾書先生和楊絳先生提供樣書和文稿；陸谷孫、羅新璋、董衡巽、薛鴻時和張佩芬諸先生任外文校訂；陸文虎先生和馬蓉女士分別擔任了《談藝錄》和《管錐編》的編輯工作。對以上人士和所有關心、幫助過《錢鍾書集》出版的人，我們都表示誠摯的感謝。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一日

錢鍾書對《錢鍾書集》的態度

(代 序)

楊 絳

我謹以眷屬的身份，向讀者說說錢鍾書對《錢鍾書集》的態度。因為他在病中，不能自己寫序。

他不願意出《全集》，認為自己的作品不值得全部收集。他也不願意出《選集》，壓根兒不願意出《集》，因為他的作品各式各樣，糅合不到一起。作品一一出版就行了，何必再多事出什麼《集》。

但從事出版的同志們從讀者需求出發，提出了不同意見，大致可歸納為三點。（一）錢鍾書的作品，由他點滴授權，在臺灣已出了《作品集》。咱們大陸上倒不讓出？

（二）《談藝錄》、《管錐編》出版後，他曾再三修改，大量增刪。出版者為了印刷的方便，《談藝錄》再版時把《補遺》和《補訂》附在卷末，《管錐編》的《增訂》是另冊出版的。讀者閱讀不便。出《集》重排，可把《補遺》、《補訂》和《增訂》的段落，一一納入原文，讀者就可以一口氣讀個完整。（三）儘管自己不出《集》，難保旁人不侵權擅自出《集》。

錢鍾書覺得說來也有道理，終於同意出《錢鍾書集》。隨後他因病住醫院，出《錢鍾書集》的事就由三聯書店和諸位友好協力擔任。我是代他和書店並各友好聯絡的人。

錢鍾書絕對不敢以大師自居。他從不廁身大師之列。他不開宗立派，不傳授弟子。他絕不號召對他作品進行研究，也不喜旁人爲他號召，嚴肅認真的研究是不用號召的。《錢鍾書集》不是他的一家言。《談藝錄》和《管錐編》是他的讀書心得，供會心的讀者閱讀欣賞。他偶爾聽到入耳的稱許，會驚喜又驚奇。《七綴集》文字比較明白易曉，也同樣不是普及性讀物。他酷愛詩。我國的舊體詩之外，西洋德、意、英、法原文詩他熟讀的真不少，詩的意境是他深有領會的。所以他評價自己的《詩存》祇是恰如其份。他對自己的長篇小說《圍城》和短篇小說以及散文等創作，都不大滿意。儘管電視劇《圍城》給原作贏得廣泛的讀者，他對這部小說確實不大滿意。他的早年作品喚不起他多大興趣。“小時候幹的營生”會使他“駭且笑”，不過也並不認爲見不得人。誰都有個成長的過程，而且，清一色的性格不多見。錢鍾書常說自己是“一束矛盾”。本《集》的作品不是洽調一致的，祇不過同出錢鍾書筆下而已。

錢鍾書六十年前曾對我說：他志氣不大，但願竭畢生精力，做做學問。六十年來，他就寫了幾本書。本《集》收集了他的主要作品。憑他自己說的“志氣不大”，《錢

鍾書集》祇能是非薄的奉獻。我希望他畢生的虛心和努力，能得到尊重。

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



錢鍾書先生和女兒錢瑗在北京大學中關園
(一九五三年)

七綴集

修訂本前言

此書出版以來，我作了些修訂。我感謝魏同賢同志，給它機會面世。辛廣偉同志辛勤幫助這本書的出版，我向他致謝。附帶一提，《集》中三篇文章已被法國學者郁白先生 (Nicolas Chapuis) 選入我的《詩學五論》(*Cinq Essais de Poétique*) (1987, Christian Bourgois Éditeur)，作了精審的移譯，我在譯本《後序》裏，也表達了“內銷”轉為“出口”的驚喜了。

錢 鍾 書

一九九三年四月

序

這一本文集是全部《舊文四篇》和半部《也是集》的合併。前書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於一九七九年九月出版，後書由香港廣角鏡出版社於一九八四年三月出版，兩書原有的短序保存為本集的附錄。

《舊文四篇》於五年前問世，早已很難買到。《也是集》雖然在香港新出版，但不便在內地銷售。我國讀者似乎有個習慣，買不到書，就向常常無能為力的作者本人寫信訴苦。有一位讀者——也許該說，一位無書而欲讀者——來信，要求我把《也是集》和《舊文四篇》會聚一起，在京滬出版，以便流傳。我遵照他善意的建議，也借機會把前四篇大大改動一下，又在後三篇裏作了些小修訂；刪去《也是集》的下半部，因為那祇是從《談藝錄》新本裏摘選的，而北京中華書局明年初就出版《談藝錄》全書了。

這本書是拼拆綴補而成，內容有新舊七篇文章。我想起古代“五綴衣”、“七綴鉢”等名目，題為《七綴集》。

當年《舊文四篇》的編成出版，多虧了魏同賢同志的熱心和大力。這一次，依然是他的熱心和大力，使下面幾

篇半中不西、半洋不古的研究文章，仍由以整理中國古典著作聞名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，彷彿“半吊子”、“二毛子”之類還可以作為“古君子”的團結對象。我向他致深切的感謝。

錢 鍾 書

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北京

目 录

修訂本前言	1
序	1
中國詩與中國畫	1
讀《拉奧孔》	38
通感	71
林紓的翻譯	89
詩可以怨	134
漢譯第一首英語詩《人生頌》 及有關二三事	154
一節歷史掌故、一個宗教寓言、 一篇小說	189
附 錄	
《也是集》原序	211
《舊文四篇》原序	212

中國詩與中國畫

這不是一篇文藝批評，而是文藝批評史上一個問題的澄清。它並不對中國舊詩和舊畫試作任何估價，而祇闡明中國傳統批評對於詩和畫的比較估價。

當然，文藝批評史很可能成為一門自給自足的學問，學者們要集中心力，保衛專題研究的純粹性，把批評史上涉及的文藝作品，也作為干擾物而排除，不去理會，也不能鑒別。不過，批評史的研究，歸根到底，還是為了批評。我們要瞭解和評判一個作者，也該知道他那時代對於他那一類作品的意見，這些意見就是後世文藝批評史的材料，也是當時一種文藝風氣的表示。一個藝術家總在某些社會條件下創作，也總在某種文藝風氣裏創作。這個風氣影響到他對題材、體裁、風格的去取，給予他以機會，同時也限制了他的範圍。就是抗拒或背棄這個風氣的人也受到它負面的支配，因為他不得不另出手眼來逃避或矯正他所厭惡的風氣。正像列許登堡所

說，模仿有正有負，“反其道以行也是一種模仿” (Grade das Gegenteil tun ist auch eine Nachahmung)；聖佩韋也說，儘管一個人要推開自己所處的時代，但仍要和它接觸，而且接觸得很着實 (On touche encore à son temps, et très fort, même quand on le repousse) ^①。所以，風氣是創作裏的潛勢力，是作品的背景，而從作品本身不一定看得清楚。我們閱讀當時人所信奉的理論，看他們對具體作品的褒貶好惡，樹立什麼標準，提出什麼要求，就容易瞭解作者周遭的風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好比從飛沙、麥浪、波紋裏看出了風的姿態。

一時期的風氣經過長時期而能持續，沒有根本的變動，那就是傳統。傳統有惰性，不肯變，而事物的演化又迫使它以變應變，於是產生了一個相反相成的現象。傳統不肯變，因此惰性形成習慣，習慣升為規律，把常然作為當然和必然。傳統不得不變，因此規律、習慣不斷地相機破例，實際上作出種種妥協，來遷就演變的事物。批評史上這類權宜應變的現象，有人曾嘲笑為“文藝裏的兩面派假正經” (ipocrisia letteraria) ^②，表示傳統並不呆板，而具有相當靈活的機會主義。它一方面把規律定得嚴，抑遏新風氣的發生；而另一方面把規律解釋得寬，可以收容新風氣，免於因對抗而地位搖動。它也頗有外交老手的“富於彈性的堅定” (elastic or flexible rigidity) 那種味道。傳統愈悠久，妥協愈多，愈不肯變，變的需要愈迫切；於是不再能委屈求全，舊傳統

和新風氣破裂而被它破壞。新風氣的代興也常有一個相反相成的表現。它一方面強調自己是嶄新的東西，和不相容的原有傳統立異；而另一方面更要表示自己大有來頭，非同小可，向古代也找一個傳統作為淵源所自。例如西方十七、八世紀批評家要把新興的長篇散文小說遙承古希臘、羅馬的史詩^③；聖佩韋認為當時法國的浪漫詩派蛻變於法國十六世紀的詩歌。中國也常有相類的努力。明、清批評家把《水滸》、《儒林外史》等白話小說和《史記》掛鉤；我們自己學生時代就看到提倡“中國文學改良”的學者煞費心機寫了上溯古代的《中國白話文學史》，又看到白話散文家在講《新文學源流》時，遠追明代“公安”、“竟陵”兩派。這種事後追認先驅 (préfiguration rétroactive) 的事例^④，彷彿野孩子認父母，暴發戶造家譜，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誥贈三代祖宗，在文學史上數見不鮮。它會影響創作，使新作品從自發的天真轉而為自覺的有教養、有師法；它也改造傳統，使舊作品產生新意義，沾上新氣息，增添新價值。

一個傳統破壞了，新風氣成為新傳統。新傳統裏的批評家對於舊傳統裏的作品能有比較全面的認識，作比較客觀的估計；因為他具有局外人的冷靜和超脫，所謂“當局稱迷，傍觀見審”（元行冲《釋疑》），而舊傳統裏的批評家就像“不識廬山真面目，只緣身在此山中”（蘇軾《題西林壁》）。除舊佈新也促進了人類的集體健忘，一種健康的健忘，千頭萬緒簡化為二三大事，留存在記